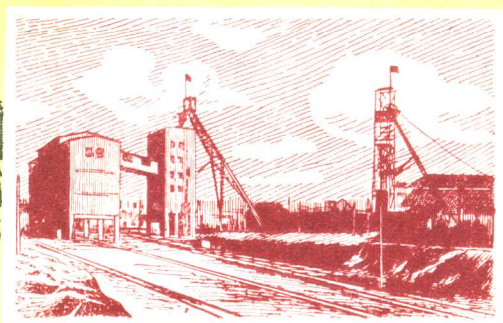


青年創作叢書



1337254/18.11

同學們在礦井裏

翼 峯 著

新文艺出版社

青年創作叢書

同學們在礦井裏

翼 峯 著

新文艺出版社

• 1958 •

內 容 提 要

这是一个日記体的中篇小說，主要描寫煤礦學校採煤班的学生到礦山去實習的情形。小說以一个實習小組的活動为主，塑造了几个不同的青年学生的形象，他們由於家庭出身、覺悟程度、以及对待体力劳动的态度不同，在實習中的表現也不一样，有的熱愛劳动，能与工人結合，並虛心地向工人學習，使理論联系实际，因此，實習之后，他們的政治覺悟和業務水平都提高了一步。有的对礦井里的採煤劳动存在着恐懼情緒，不安心於專業，有的則存着輕視劳动的落后思想，在实际工作中不能吃苦耐劳，認真學習，以至實習的收穫不大。小說对这些青年学生的實習生活，作了生動的描寫，並通过他們的活動反映出煤礦生產上的新气象，和工人們的劳动熱情和优秀品質。

同 学 們 在 礦 井 裏

冀 峯 著

*

新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

(上 海 康 平 路 155 号)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 011 号

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发行所总經售

*

書 号 947

開本 787×1092 耗 1/32 印張 3 1/2 字數 70,000

1956年3月第1版

1958年3月第3次印刷

印數 13,001—19,500 定价 (6) 0.30 元

“青年創作叢書”編輯例言

- 一、“青年創作叢書”的編輯和出版，是想為鼓勵和扶植文學創作的新生力量盡一些力，為讀者供應一部分比較優秀的反映現實生活和鬥爭的文學讀物。
- 二、一九四二年毛主席的“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”發表以來，在黨的文藝方針指導下，優秀的文藝作品和傑出的青年作者不斷出現，作為文藝界新生力量的青年作者，受到越來越大的重視。我們準備盡我們的力量為他們服務，尽可能多地出版他們的作品，並選一部分比較優秀的編入“青年創作叢書”。
- 三、“青年創作叢書”專收青年作者的長篇、中篇、短篇小說和散文、報告、詩歌、劇本等各種形式的文學作品。本社已出版的青年作者較優秀的作品，得在重印時收入本叢書。
- 四、我們衷心希望並熱烈歡迎各地青年作者、作家、作家協會和文學藝術界聯合會以及讀者給予大力支持，多多投寄稿件，多多推薦作品，多多提供寶貴的意見。

新文藝出版社編輯部

七月一日

今天是党的生日，在这个偉大的日子里，我們要去山东省淄博市洪山煤礦實習了。

下午三點四十八分，我們採煤一班三十多个同学，乘上了去水家湖的列車。

汽笛嗚嗚响过，列車開動了，校長和留校的老師、同學們都揮着手向我們告別，大家一起擠到窗戶口高喊：“再見啦！老師們！同學們！”送行的人也喊起來了。我看見校長跟着列車緊跑了几步，也揮手高声的喊：“祝你們實習勝利！”夏天的風輕輕的飄動着他的花白鬍子。

年老的校長，是多么盼望我們“實習勝利”啊！我暗暗的下了決心：一定要實習好，並領導小組也實習好——雖然自己是新當組長，工作缺乏經驗，但我有決心把工作做好。

列車開出洞山車站后，不知誰領頭唱起歌來，列車里立刻飛起了一片愉快的歌声。

大家唱歌的當兒，我猛然發現我們組的周玉亭同学，也不唱歌，也不說話，把头伸向窗外，呆呆地在出神。

听团支部書記馮鋼同志談，我們來實習的前一天，周玉亭找班主任說他母親病了要請假，但班主任却事前了解了情况：他是想去南京看爱人。不但沒准假，反而批評了他一頓，他才

悶悶不樂地勉強來實習了。

我覺得不能叫他想的很多，就約他打撲克，他推說頭暈拒絕了。我只得又約宋美英、于鉄城、范吉宝三位同學打，當我們打完一圈時，列車員來掃地了，喊了兩聲“借光”，老周都沒有把腳抬起來，正在打牌的于鉄城（平時我們叫他大于）就冒失的拉了他一把說：

“老周，你又想誰啊？請你高抬貴腳，人家要掃地了。”

看樣子，老周是被吓了一跳，他急忙從窗外縮回頭來，漲紅了臉，冲動的瞪着眼說：

“幹什麼！——討厭！”

“啊呀！周少爺，冒犯、冒犯，我——的——錯！”大于楞了一楞，隨即裝着吃驚的樣子鞠了一大躬說。

“哈！”周圍的同學都笑起來了。

老周把嘴張了張，想說什麼，但聽見大家的哄然大笑，臉色也就由紅變青，把頭仍舊伸向窗外。

“你就愛開玩笑！”我帶着責備的口氣對大于說，“快打撲克吧。”

“不打了。”大于有點不高興。

水家湖轉車后，宋美英把領導我們去實習的教地質學的李老師拉來，問他道：

“听同學談，洪山煤礦离淄川車站有十多里，是嗎？”

“是啊！”李老師坐下來，吸了支烟說。

李老師四十多歲了，曾在日本學過採煤專業，回國后，幫助資本家在淄博區開過多年的礦，解放后，到學校里來教書了，所以他对当地的情况很熟悉。

“明天下午五點鐘才能到淄川，坐了兩天一夜的火車，再扛着背包跑路，多困難啊！”小宋噙着嘴咕嚕着。

李老師一面噴着香烟，一面搖動扇子笑着說：

“大概不會有什麼困難，吳老師去礦上已經兩天了，下火車後，他會帶着淄博礦務局的汽車來接我們的，只要到了礦務局那就好辦了，去洪山煤礦的那一段路，可以坐礦上的小電車去。”

“礦上還有小電車？——和天津市的一樣嗎？”小宋的家雖然現在住合肥市，但她小時候卻是在天津郊區長大的，她曾告訴过我：那時，她爸爸是個會計，母親當小學教員，每逢星期日，都把她打扮得像個“花蝴蝶”似的，到市區里去看戲、坐電車。

接着，大家便談論開了，除了小宋見過電車外，老周到過上海也看見過，我和大于，還有范吉寶都沒見過。

“機會太好了，應該好好地看一看。”大于最後興奮的說。

停了一會兒，老范忽然問：

“老師，听人談，洪山煤礦採煤工作面的頂板很破碎，經常‘劈里啪啦’地掉石頭，支柱經常被壓得呲牙咧嘴‘格支格支’的响，——是真的嗎？”他見大家瞪着眼看他，就又補充道：“听說是這樣，我就不大相信。”

“你害怕啦？”大于生硬的問。

“我怕什麼呀！”老范紅着臉分辯，“不是剛才已說過，我就不大相信嗎？”

老范的回答，表情和語調，分明是在說謊，使我聯想到：去年暑假到淮南九龍崗煤礦參觀實習的時候，在臨下井前，他突

然告訴老師肚子痛，老師就沒叫他下去，後來有很多同學都猜測他是怕下井。

李老師輕輕地搖着扇子，回憶說：

“幹煤礦這一行，什麼情況都會碰到……”

我怕李老師不了解老范目前的思想，說出一些危險的情況來，影響他的實習情緒，就急忙插嘴道：

“正因為學習採煤有一定的危險性，所以初來校時，我的專業思想打不通。”

“專業思想是應該打通的，”李老師停下扇子，態度嚴肅的說。“你不幹，他不幹，那麼叫誰去幹呢？舊社會為了糊口都有人願意幹，何況現在是為了建設社會主義呢？再說，幹煤礦這一行，雖然有它的危險性，但也未嘗沒有它的好處，譬如：井下冬暖夏涼，即是一例。”他又搖起扇子微笑的說，“像這樣的熱天，井下却是怪涼快，挺舒服的。”

我感覺李老師用這樣的話來教育大家不妥當，正想把他的話撥開，却不料大於這楞傢伙，生硬的說：

“我們是到井下去學習採煤的，又不是要去避暑，不能講究舒不舒服……”

李老師的臉刷地一下紅了，急忙解釋道：

“我不是這個意思，不是這個意思，我的意思是說，大家應該有專業思想……”

“我們實習的目的是什麼呢？”老周突然回過頭，打斷了李老師的話問。

“校長不是在大會上說過嗎？”沒等李老師答話，小宋就快嘴的搶着說。“我們雖然已經學習了地質學、礦山學、礦山機

械、礦山測量等業務課，但都是書本上的知識，必須通過實習，以工人的身份，實際的參加掘進與採煤工作，來印證所學的東西，並獲得一定的生產技能，為下學期的業務學習打下基礎，以備將來鍛鍊成一個新中國的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的技術人員。因此我們應該好好的參加這一次學習——是吧，李老師。”她突然又想起來問老周：“怎麼你沒聽校長的報告嗎？”

“我到郵局寄信去了。”老周紅了紅臉說。

“你們這一代太幸福了，前途太遠大了，不久的將來，你們每個人都會成為工程師的。”李老師停了一會，熱情的望着我們說。

“連個中等技術人員還沒當上，就能想當工程師嗎？”大于低聲的咕嚕着。李老師雖然聽見了，但歪著頭，搖動着扇子，裝做沒聽見。

我怕李老師太難堪，就問：

“老師，你談談，我們在實習中應該用什麼辦法去團結工人呢？”

李老師想了一會，苦笑着說：

“很遺憾，對這個問題我生疏得很，我願意和同學們一塊學習。”

一時，大家都感到沒有話說，停了很久，小宋提議打撲克，大家當然都願意打開這個沉默的局面，立即同意了。李老師和我們玩了一會，說肚子餓，就到別的車廂里去了。

李老師走後，老范對大于提出了批評，說他說話生硬，不尊重老師，小宋也同意這個意見，看大于的表情像是要承認錯誤，不料老周卻諷刺道：

“这是進步的表現嘛！不尊師又有什么關係？”

這可把大于惹火了，他立刻跳了起來，瞪着大眼嚷道：

“你這種話，臭氣難聞！意見再好，我也不願接受。”

這突如其來的嚷聲，把半節車廂里的人都驚動了，老范驚慌的拉住了大于，把他按在座位上。

我感覺大于對李老師說話的態度雖然生硬，但話是正確的。老周呢？對同學用諷刺的口吻，卻是不應該的。

列車到達蚌埠車站，下起大雨來。車站上通知我們說沒有專用車皮，大家都只好焦急的在月台上等車。當列車嗚嗚叫着進站的時候，因為是下雨天，旅客們一轟而上，秩序亂極了。我和大于幫助小宋拿着行李，跑上了第一節車廂，正巧有三個旅客下車，我們能找到座位，心里很高興。但我回頭一看，不見了老周和老范，放心不下，就下車去找他們。

這次列車，旅客很擠，很多同學都沒有找到座位。在第三節車廂門口，圍着一堆人，有人和列車員吵了起來。我走近了，才聽出是老周的聲音：

“客人多，誰叫你們賣这么多的票呢？”

我急忙跑過去，告訴他已經有了座位，帮他拿了背包，他才生着氣跟着我走了。到了第一節車廂里，把他安置在我的位子上，只推說老范處有空座位，叫他們照顧着行李，我就走了。

找到第五節車廂，見老范已找到了座位，他安閑的戴上了近視眼鏡，在看保安規程了。我也沒驚動他，就到別的車廂找座位，找來找去，直到最後一節車廂，也沒找到，一站一站的過去，旅客仍然是上來的多，下去的少。

夜里十二點鐘后，腿站麻了，腰也站酸了，我又咬牙坚持了一个鐘头，眼皮發澀，头也有點暈，最后实在坚持不下去了，就疲劳的坐在盥洗处的地上，头靠在水管子上，竟不知不觉的睡过去了……

一会，突然被人推醒了，我以为是列車員，但睜眼一看，却是大于驚奇的站在面前，我躍身站起來，摸了摸酸痛的脖子，不自然的笑了。

“噢！”大于端相了我很久，說，“原來你讓座位給周少爺，自己却跑到这里來吃苦，老實話，我真看不慣他那種……”

可見大于对老周也抱着成見，我嚴肅的劝他道：

“你怎么能这样認識呢？这算什么苦，我感觉自己是一个青年團員，又是个組長，我應該这样做。——你对老周抱成見是不應該的，同學們在一塊，有時免不了会鬧一點小意見，过后說清楚也就好了，再說，老周的个性強，去年暑假的實習，又沒參加……”

“那是他思想落后，这一次又想这样幹！”

“对啊，正因为他思想落后，这一次實習的情緒又不高，你就應該少給他點刺激，多團結他！”

大于被我說得慚愧的點了點頭。和大于生活在一個小組里已經兩年了，对他我是了解的：心眼直，能虛心接受別人善意的批評。

在去第一節車廂的路上，他告訴我：我走后，他和老周坐在一塊感到不爽快，虽然由於小宋的劝說，也和他在一塊打了兩圈扑克，但總感覺沒有意思，就去找志願軍講战斗故事去了，后来志願軍下了車，又無聊了，才來找我和老范。最后他

笑着說：

“叫我好找，原來你跑到車尾巴上睡着了，地方倒僻靜！”

“当然，如果睡在列車員的眼皮上，他還能叫我睡穩大覺嗎？”

說着，我們都笑了。

七月二日

今天上午十一時半，我們到達濟南。蚌埠鐵路局已通知濟南鐵路局，為我們準備了專用車皮，下午一時開車，四時到達張店，轉車后，五時到達了淄川。正像李老師所預料的，吳老師已帶着淄博礦務局的汽車來接我們了。

大家都熱情的包圍着吳老師問長問短。他是去年從北京礦業學院畢業的，教我們礦山學，工作很熱心。

一下火車，立刻便能坐上汽車，大家情緒很高，一路上唱着歌，直達礦務局。汽車進入礦務局的大門，里面是茂密的林蔭大路，轉了兩個彎，到了招待所。下車后，在一個小噴水池里洗了臉，在藤蘿架下吃了晚飯。

飯后，來灯了，大家都焦急的想去看小電車，大于尤其想看。

八時整隊到電車調度所，那里的負責人談：定時乘人的電車已過去了，為了照顧我們早到礦上休息，已接局的通知，叫我們坐卸完煤的小電車去。

等了約有十多分鐘，聽見小電車在山后“哈啦哈啦”的响了，聲音由遠而近，越來越大，一會兒，一道閃閃的藍色電光帶着一輛小電車，從南邊山角下轉過來，又瞪着兩只大眼對着

我們跑來了。它卸完了煤，拖着二十多節空車皮又跑了回來，大家也移動了脚步准备上車，但老周却咕嚕着說：

“話講的倒好听，——是照顧，我們又不是煤。”

小宋掃了他一眼說：“總比跑路好唄！”

“當然，穿白褲子坐煤車，一定要髒。”大于也看着他說。

“我又沒和你講話，你伸的什麼嘴。”老周冲着大于說，並把“伸”字咬的特別重。

大于站住不走了，他又要和老周吵起來。我急忙催他，他才憋着氣上了車。

小電車頭頂上帶着閃閃的藍色電光，輪子底下發出“哈啦哈啦”的響聲前進着，過了一站又一站，越跑越快，帶來了“呼呼”的風，沖散了夏夜的悶熱，大家都興奮的笑着，叫着。

當大家看見了洪山煤礦那一片閃閃的燈光時，尤其是看見那高大的井架子，內心里更加興奮，不由得唱起“礦工歌”來：

哎嘿啲嚕，哎嘿啲……

你看那絞車骨碌碌的轉，

哎嘿啲嚕，哎嘿啲，

你听那機車轟隆隆的響啊，

哎嘿啲嚕，哎嘿啲，

我們都是煤礦工，

日夜忙碌在地下邊……

到了洪山煤礦車站，車還沒有站穩，老周就跳了下去，摔了他一個大跟斗，他爬起來臉色很難看的發牢騷說：

“這叫坐電車嗎？簡直叫活受罪。”

全組同學雖然都聽到，但大家都沒理他。

到駐地已經九點了，礦上把新蓋的工人單身宿舍叫我們首先住了。房子比學校里的稍矮，一門一窗，桌、椅、床全是新的。進門后，老周急忙佔了一個靠窗的涼快的鋪位，老范也緊走了几步，佔據了靠門的一張床，我和大于在不靠門窗的兩張床上，放上了行李。看樣子，大于對他倆進門后佔鋪位的舉動，雖然有點不滿意，但並沒有什麼明顯的表示，他一直跟在我的后面，掃地，擦桌子……

七月三日

一覺醒來，看了看表，已經是六點鐘了，老范、老周還呼呼的在睡，大于不知跑到哪里去了，被子也沒疊，我就帮他疊好。

班主席來通知：上午休息，洗衣服；下午學習資料，晚上宣布實習計劃。

上午，洗好了衣服，補寫了前兩天的日記，和日記交朋友，已經有兩年了，它對於我檢查和改正思想、學習、工作等方面的缺點，有很大的幫助。預計實習生活一定很有意義，我決心堅持記下去。

下午學習資料，使我了解了本礦的大概情況。

晚上，吳老師向大家宣布：先到掘進工作面實習七天。實習的工种，有打眼裝藥、放炮、扒裝岩石、支架、鋪鐵軌等；再到採煤工作面實習七天，計截煤、卷煤、支柱、風鎬、撤柱、溜子口接車、移溜子和截煤機下放各一天。最後吳老師號召我們，爭取在實習戰線上打一個漂亮的大勝仗，向祖國彙報優良的學習成績。

接着又開了团支部大会，全隊九个团员同志都到齐了，支部並邀請吳老師參加我們的會議。會上，支部書記馮鋼同志号召我們：積極响应行政上的号召，保證勝利的完成實習任务，並要求团员同志掌握好小組，帶動羣众勝利的完成祖國所交給的實習任务。

七月四日

下午，我去隊部領來了保安帽、礦工服、裹腿、膠鞋，准备明天下井參觀。

大家非常兴奋的立刻穿戴起來，但打的裹腿都不像样，大于打的尤其不像样，压的折角都張着大嘴像要吃人似的，小宋是打了拆、拆了又打，一連五、六次，最后總算打成了，就兴高采烈的跑到大家面前問：

“怎么样，看我像个女礦工吧？”

“女礦工像是像，不过臉太白了點。”我笑着說。

“倒像个美麗的女英雄。”老范也笑着補充。

不料，小宋却一蹶脚，扭头噉嘴地生了气，急得老范急忙解釋道：

“宋同学，对不起，我不会說話，我只想着你叫美英，所以順嘴溜出來了……”

看着老范發窘的表情，大家都哈哈大笑，弄得老范臉上立刻飛起來一片紅，小宋也忍不住笑了起來。

七月五日

今晨五點起床，穿戴好了礦工服，五點半鐘就吃飯了。

今天是小宋的值日，她早已跑到飯廳里，准备好了飯，見我們來了，就深深的鞠了一大躬，把手一讓說：

“礦工同志們，請吃飯！”

大家都很興奮。

吃好飯，到礦上參觀。本礦有立井、斜井兩個井口，立井專門提升煤，斜井專門上下人、運材料。我們在地面上參觀了立井絞車房，見一個矮胖的老礦工，坐在絞車座上，態度嚴肅、全神貫注的在開絞車，從井下被提升出來的煤車，源源不斷的、從一個暗立井的嘴里，一車一車被吐了出來，集成一大串后，就被小電車拖跑了。

七點鐘，各個小組都領了電石燈，陸續集中到斜井口，準備下井了。每個組都由礦上派定一個工人同志帶領下井，領我們組的是一個和我一樣瘦長個子的工人同志，姓汪。他和我接頭后，問明了人數，就給我們領電石去了。

小宋見自己領的燈，燈盤沒有工人的亮，就扭開自來水龍頭沖洗，洗來洗去，卻越洗越暗。大子教訓她說：

“真外行，要亮就得用沙擦！”說着就抓了一把沙子，擦起自己的燈來，擦來擦去，燈盤更不亮了，大家都笑了，小宋笑的更凶，奪過大子的燈，搖晃着，眯縫着眼睛嘲笑說：

“真內行，太亮了！亮的都耀眼。”

這時，帶領我們下井的那個工人同志領電石回來了，見大子的燈那個髒樣子，就對他說：

“用沙擦可不行，得用磚末子。”說着，他就拿起一塊磚來，對在石頭上磨了些末子，抓起來連擦了十多下，就把燈盤擦亮了。

大于羞愧的伸了伸舌头。工人同志已把他的灯放上了电石，又帮助老范去装，並指點我們也照他的样子装，大家学着很快的都装好了。

大于首先用火柴點上了灯，但灯焰却像螢火虫似的發着藍光，就問怎么不亮呢？工人同志正在帮助老范修理灯，听到大于問，回头看了看說：

“放大灯上的水門，就亮了。”

大于開大了水門，一会儿，就大叫：“我的亮了！”大家一看，灯焰的舌头伸的很長，的确很亮。小宋羡慕的也急忙開大了水門，老周和我也正想開，却被工人同志制止了，他說：

“水放的太多了，电石在井下撐不到头。”

“这样，可得節約點。”大于听完了工人同志的話，“忽”的一声，把灯吹滅了說。

緊接着，小宋也把灯吹滅了。工人同志笑起來說：

“电石已經沾上了水，點着它是跑，不點，它也是跑。點着吧，一会儿咱們就要下井了。”

停了一会，他問我在学校里是否学过用这种灯，我正要回答，老周却搶着道：

“学这个幹什么？我們学的都是苏联最先進的东西。”

工人同志看了看他，也沒說什么。

斜井口的門頂上，掛着一个顏色鮮艷的紅星，灯光从紅星里透出來，照耀着它下面的一塊橫匾，上寫“安全生產”四个大字。为了到井下便於联系，井口管理員叫我們編号，我們每个人都編上了號碼。

七點半鐘，井口管理員通知我們可以下井了。当他拉開